

## 那年我采访新四军老战士

钟远红

一直以来,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我似乎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码字。采访过很多人,但最难忘的,还是2013年我采访的一名新四军。

当时我在南化公司南化报社工作。元宵节刚过,气候乍暖还寒,我接到杨玉贵老师的电话。他说要策划编纂一本书,集中反映南化那些离退休或退休的曾为新中国成立与民族解放出生入死的革命老人。

三月中旬,由六合区文广局、第二文化馆牵头组织召开了首次作者和相关人士的见面会,时任南化公司干部处老干部科科长王雪平出席并介绍了一些老革命的生平与简况。我受命采访的是万长林老人。根据王雪平提供的电话号码,我联系上了万老,向他简单地陈述我的来意。电话那端的万老对组织上的这次抢救性地搜集与整理文献的举措表示肯定,再三说:“好事情,好事情!”至此,漫长而琐碎的史料搜集与整理工作开始了。我隐隐感觉

到,那淹没于历史深处的零星光亮正一点点闪烁地照拂过来。

第一次采访是在一个阳光温暖的午后,我怀着介绍信,叩开了房门。一位慈祥的老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他就是万长林。万老听说我的来意后有些顾虑。他说“我现在年纪大了,过去的事情有些记不清了,我捡记得的说吧。”

随后他拿出两枚纪念章,一枚是1955年中共中央颁发的解放奖章,一枚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万老惋惜地说,还有几枚纪念章和过去的老照片在搬家时遗失了。据老人介绍,他入伍没多久就参加了莱芜战役,随后又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他告诉我,在这多年的战争中,所幸没有负过伤,这算得上是一个奇迹。

采访过程时而梗概式的某次战斗,时而又是时隔多年的某个时光碎片。结束采访后,我去图书馆查找相

关资料。那段时日里,我疲于奔命,夜不能寐,总是努力地想离真实的历史近些、再近些,刨去岁月的浮土,还原事件本来面目。

我问万老,打仗时害怕吗?他坦言:“有些紧张,但是你不打敌人,敌人就打你啊。”万长林骄傲地告诉我他是陈毅的兵。我查了相关资料,原来万长林当年参加的新四军是没有参加长征的南方红军游击队组建的。1941年1月7日,国民党当局发动皖南事变,围攻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叶挺下山谈判被扣,项英、周子昆被叛徒杀害,袁国平在突围时牺牲。1月17日,国民党当局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

在长达两个多月的采访、资料收集与写作过程中,我一直深陷于万长林个人的革命历史中不能自拔。与其说是万长林的个人历史,不妨诠释为

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一个小小缩影。一个普通且平凡的农家子弟,在中国革命的洪流中锤炼成长。

我至今仍然记得万老让我热泪盈眶的一段话:“那时,死人、牺牲的事天天有,有些战士入伍的第二天就牺牲了,有的牺牲了,什么都没有留下,就好像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似的……”这是怎样的一种勇气,这是怎样的一种信念!

此时此刻,我坐在书桌前再一次捧读《被岁月遮掩的硝烟》这本书,那一缕缕被岁月掩盖的硝烟逐渐清晰地弥漫开来……掩卷沉思,相对于他们,如今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是多么幸福!生在中国,长在红旗下,或许真的快让这一缕缕硝烟被岁月渐渐冲淡了。但是我们不能忘、更不敢忘,为了红色政权的建立,有多少革命先辈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让我们向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战士致敬!

## 雪夜访工地

方成龙

“下雪了!下雪了!”鹅毛般的雪花,纷纷扬扬,飘飘洒洒,铺天盖地般倾泻下来。天地白茫茫,工地瞬间换了装,连码齐的红砖、穿线的装载机、高耸的塔吊铁钩上都披上了白衣裳。

我是利用出差的间隙来到这个工地的,好友阿贵听说我路过南京城,就专门邀请我来工地看看,不想刚到工地就遇到了这场雪。到了项目部所在地,阿贵如数家珍般对着工程示意图介绍这个医院工程项目建设情况,又指着墙上悬挂的一排旌旗奖牌,说进度、质量以及安全都不错,在业主多次组织的十多家参建单位评比中都始终名列前一二位,看到标牌醒目、整洁清爽、花草相间、井井有条的项目部驻地,看到精神头十足正埋头办公的工作人员,我对他滋生一份敬意。

晚上吃罢饭,夜幕已笼罩天际,雪依然在下,洋洋洒洒,马路上积攒了厚厚一层雪。在等车来的间隙,我回首看到纷纷扬扬的雪花幕帘背后,彩钢瓦组建的项目部灯火通明,会议室、办公室窗口里显映着人影晃动,还不时传出研讨工作的声音,我心间顿时被这一幕感染了。这一群工人多么敬业爱岗啊,这不就是一幅雪夜勤劳者的美景画卷吗?

我上车后行走大约百米,正好路过工地大门口,一侧的值班室里也是亮如白昼,当班的年轻员工正在聚精会神地守护着大门,这一幕像电流触动了我的神经,就提出想看看这雪夜工地的念头。阿贵立即叫停了车。

当班值守的年轻员工让我们做了登记,递给我和阿贵一人一顶安全帽。便道上依稀可见行人留下的脚印,工地灯火在雪花里闪烁,形成的弧光星圈昭示着这雪夜里工地的生机,被脚手架包裹的楼房里还不时闪现出焊花的光芒。我俩踩着吱吱响的雪往那灯亮处走去。阿贵边走边介绍说,这是一栋办公大楼,设计十六层,现在已建到十二层,业主要求的工期特别紧。

说话间我们走入那闪动焊花的第二层,里面如似白天,机械马达声汇聚一片,六七名工人正

忙碌着,有切割钢筋的,有对接电焊的,一派喧嚣中。一位戴着眼镜的年轻人见我们来了,走过来向阿贵打招呼,说是“晚上加个班,把一些构造柱骨架钢筋提前加工好,为后续施工做准备。”他还说“今晚一定要完成三十个。”话语里还夹出了一股股热气。这位年轻人是去年来的大学生,现已是项目部独当一面的技术骨干了。看着那年轻人满脸的稚气且又自信的神色,我相信他心中的目标一定能实现。

这二层楼的混凝土底板已经打好,四周的剪力墙大都也已砌好,一些地方正在进行局部管道安装,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刚走到楼道拐弯处,迎面下来副经理阿宝带着民工老板等一行人,他们人人手里打着电筒,说是“在排查工作量,为明天派工安排准备。”阿宝副经理听说我的来意后,连忙伸出大手,紧紧握着我,连声说:“谢谢雪夜来访,请相信,这个工程我们一定能干好的!”我不仅惊诧了他那大手的浑厚力量,而且通过与他肢体短暂触摸间,也感知到他那如砂纸一样粗糙的手和一颗跳动着劳动情怀的心。

返回时,我在大门口值班室看见桌子上摆放着一本《建造师考试教材》,就随口问了一句“这是你的吗?”当班员工腼腆地回答道:“是的,我二级已考过了,现在复习准备考一级。”一旁的阿贵接过话:“我们项目鼓励人人学习。他学得很好,已安排他参与一些施工技术中。现在工程建设质量、标准等级要求越来越高,既要有热情,更需要有知识技能的人。”我听后,心绪彻底失禁了,飞速握着那位年轻人的手,连连说:“你们太不起了,不但有情怀,敬业爱岗,更有追求。”

出大门离开工地,雪花伴着寒风,在车灯释放出的光亮前飞舞着。我心念着有阿贵和这样一群四海为家的工程人,能在这雪夜里把一腔家国情怀,化为敬业爱岗的奉献状态,化为追求梦想的行为劳作,工程一定会建造得优质,企业也一定不愁不发展的。



冬季的早晨

李昊天 摄

## 栖霞山枫情

陈常青

深秋时节,带着对枫叶的向往,来到了“江南佳丽地”之栖霞山。

走进栖霞山大门,我惊喜地发现这里有一弯碧绿的湖水,湖内矗立着观音菩萨雕像,慈眉微笑,普度众生。这就是乾隆皇帝御赐栖霞十景之一的“彩虹明镜”湖。赏过“彩虹明镜”湖,便是梵音声声闻名遐迩的栖霞寺。千年古寺,大气磅礴,雄风浩荡,心中万千沟壑都交给了神明,感受无尽的空灵与禅意。

穿过袅袅升腾的檀香,来到了漫山红叶的山脚下。红枫的叶片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宛如一片片小小的火焰。它们聚集在一起,燃烧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仰望满目的红枫,我的额头、唇角、心海像是被红色的海洋所包围,让我这个深爱红色的信徒没有了意念,醉倒在火一样的怀抱中。似乎把自己燃烧起来。微风拂过,我似乎也变成一片红色的枫叶,在山腰间来回穿梭,与红叶翩翩起舞。

正在我如痴如醉之时,我的同行者迫不及待地喊着:“快上来呀,上面更好看呢。”我沿着台阶拾级而上,整座山就像一个大调色盘,未曾研磨,已然成画。远远看去,像个婷婷少女,洋溢着青春的激情,时而安静,时而奔放;又若落入凡尘的仙女,翩跹着红色的外衣,时而低眉浅笑,时而风情万种,真是无愧于“江南第一明秀山”的美誉。

这些红色的精灵,由于地势与光线的不同,呈现不同的颜色与特色:玫瑰嫣然、深红热情、朱红性感、橘红

成熟、浅红怡人、桃红羞涩、鹅黄清纯、翠绿雅致、淡紫风韵……

沿着弯曲、蜿蜒,时而陡峭的山路继续向上,攀岩嶙峋的山石,看着裸露相交的虬枝,感受自然与征服的魅力、生命的顽强。享受红叶谷层林尽染,灿若晚霞的美丽。枫树与乌柏交相辉映,五彩缤纷,相交相融。

栖霞山在红枫的映衬下,山间的空气仿佛都变得灵动起来。那火红的颜色点燃了人们内心的豪情,让人犹如置身于一幅美丽流动的画卷之中,高邈的天穹与弥望的林峦仿佛被烈焰燃烧,脚底是涌动的红海,如诗如画,不争春色,胜似春色,为寂寥悲凉的秋增添一抹暖色与诗情。

无限风光在顶峰,透过火红的枫叶,从红云的缝隙中忽然看到蓝蓝的天空,我惊呼起来:“看到蓝天了,快到山顶了。”此时更加兴奋了,面对陡峭的台阶却显得更有力量。攀岩至望江亭上,三面环山,向北眺望,是滚滚的长江水,浩浩荡荡,气势磅礴,感受祖国山水的美好与辽阔,感知生命的渺小与脆弱。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下山时,很多的红叶随风飘零,满载着生命的沧桑与厚重,我轻轻地捡起一枚放入心中。生命的美丽也许就是在这无数次绽放中得以升华。经过秋露寒霜的打磨,红枫的颜色更加得鲜艳;峻厉过刀风寒剑的严冬,来年更加的鲜绿。正如人生,只有经历风吹雨打的洗礼,才能在困境中涅槃重生。

## 浮生(外一首)

吴群芝

什么都不用修的青云古寺

落马溪的秋天

时光沾满露珠,落马溪在烟云中  
流淌千古,不散的故事马蹄声远  
你环抱群山,光阴流转朔风  
我在秋天的风声里

看芦花灌浆,或

登山而行,崎岖陡峭的山峰

茶马古道通向天边

那样的险峻高远,旗子举在空中

驼铃是马帮从天上来

我侧身让过这负重前行的暗涌

一切静止,只有

不期而遇的那一口井

像鸟鸣追赶时间

叮咚叮咚流下去,汇入落马溪

可以修身养性

微信群不喜欢文学  
事业小有成就的人  
在嘲笑读书写字不如赚钱  
赡养父母和抚养孩子  
没有人接话,沉默是最好的解释  
想起时光和岁月,有人说:  
没文化的人喜欢说这两个词

任何事物都没有绝对之分

人生选择也是一样

相对于博弈或归隐山林

还是深山野岭好呀,她这样想着

密林从路牵着她走进空谷幽兰

山中那些绵云薄雾像是树的属性

垂下峰顶,有时挂着风,

有时挂着雨什么也没挂的时候

就会看见南山巅上那座

可以修身养性

## 你无法扑灭一种火

石潭

首先得承认这不是火,也无打算  
引起一把明火烧掉修长的双眉

“但我还是被杂技演员,引领着  
步步悬空走在了烧红的钢丝上”

看着风拐弯地走,走过一片原野  
才知道鸟的自然和坦荡,没去冒险碰撞

冰凉的高楼折射出来的光,密制一种

无名之火在彩超和核磁共振里显露寒冬

我我不是天使,不是武者

无法扑灭一种火

那触地摩擦出来的尘埃是紫色的

即使鲜红依旧是紫色的,已来不及更改

这一生喜好紫色。不停地燃烧着

窗外,有一顶渔夫帽悬停在夕阳中

## 故乡

寒冰

静默取代了所有的修辞

这样的夜晚

我在空旷的黑里点灯

抬头望银白的骨头弯下脑袋

故乡越来越像一个谜语

时间不断更改谜面,我不知道

一眼还能认出多少乡亲

唯有田埂上的马头兰

像偷懒的媳妇溜进了城

一些萍水相逢的人

渐渐被迁徙的脚步挤走

永远挤不走的是故乡

任你怎样挥霍距离的自由

把一行诗句藏得多么偏僻

她都能把陌生的一切

像风筝一样拉回来

## 麻雀(外一首)

郝茂军

与麻雀为邻

我可以在未起床前

听到它们轻言轻语的叽喳声

是轻唤,也是温暖

新的一天开始了

只有傍晚时分

它们才飞回我门前的灯笼里

安静地聚在一起

镜子

镜子里的我

不是真实的我

我在不同的镜子中

有明显的差异

我怀疑这才是

真实的我

## 天空没有多余的星

吴明松

小区的门卫姓张,平日里沉默寡言,见人总绷着一张黝黑、褶皱的脸,让人不敢接近。大伙